

中国人口科学论集

SYMPOSIUM OF 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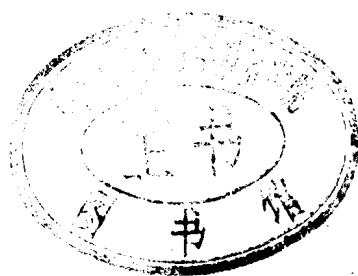
中国学术出版社



6064549 11

中国人口科学论集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编



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1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集了我国一些著名人口科学工作者及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员近年来所撰述的有关人口理论和历史、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人口统计和预测、人口经济、人口地理、城市人口、少数民族人口、人口生态学和优生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调查报告以及专题讨论综述,反映了国内人口科学近几年来在为控制人口增长、解决人口问题上所取得的若干进展。本书可供人口、计划生育、经济、统计、劳动、民族、地理、城市规划和卫生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和干部阅读参考。

中 国 人 口 科 学 论 集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编

*

中国学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印刷厂印刷

各地外文书店或新华书店外文部经售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 字数: 33万

1981年10月第一版 198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17262·002

定价: 2.60 元

SYMPOSIUM OF 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Beij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CHINA ACADEMIC PUBLISHERS

前 言

近年来,人口科学在我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引起中外学者的普遍注意,成为目前学术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的人口理论与人口思想就和我们这个国家古老悠久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它在研究人口政策、人口经济、人口分布与迁移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需要认真正确地分析研究,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今天人口科学研究更重要的任务还是要面向现实、展望未来,着重解决目前和今后的各种人口问题。从这一点出发,解放以后,我们的人口科学研究工作虽曾有过一度的停顿,但那毕竟已成往事,现在我国广大的人口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认真总结了多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深切地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他们正在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科学探索和宣传教育,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为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服务,为繁荣人口科学作出贡献。

人口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口发展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正确地了解人口问题的实质,认真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质量,合理分布人口数量,使人口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逐步地、全面地适应起来,才能促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持续发展,才能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一条客观规律,违背了就会受到惩罚。但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仅仅还是开始,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行艰苦的探索,开展多方面的创造性的研究活动,同时也需要不断加强同国外人口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广泛的学术交流,取各家所长以加速人口科学的发展。为此,我们编辑了这本文集,为学术上的互相交流略尽微薄之力。本书主要汇集的是近年来与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人口与经济》刊物经常保持学术联系的人口科学工作者的一些论著,虽然这只是国内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但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人口科学的进展。

人口科学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既是一个古老的学术部门,又是一个新兴的内容丰富的科学领域。一方面我们看到各种人口现象的发展变化,无一不以经济因素为核心,无一不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因此人口问题归根结底首先是个社会经济问题,人口科学主要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一切非经济因素与人口问题的关系。今天在人口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所决定的,它们都需要多学科分工协作去研究解决。从人口科学的综合性出发,本书所选材料力图兼及人口科学的下述几个主要领域:第一,人口科学基本理论。主要是关于人类社会各形态共有的人口规律和各社会形态独有的特殊人口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问题。第二,人口统计与人口预测。主要论述国内外人口普查、寿命表的编制和分析,以及我国未来理想人口目标的预测方法与结果。第三,人口经济。从我国的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基本国情出发,重点论述了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辨证关系和两者相互适应、协调发展的问题。第四,人口地理。分别论述有关国内外人口分布、迁

移与都市化,以及少数民族人口等方面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第五,人口生态与优生。主要阐述生态系统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和优生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意义。第六,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阐述国内外人口政策,特别是节育和晚婚对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以及建立新兴的综合性边缘科学——“计划生育学”的设想。最后,本书还收录了有关我国人口发展史方面的论文、国内不同地区的人口调查报告和北京市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综述材料。

本书是由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编辑的,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孙敬之(主编)、魏津生(付主编)、雷捷生、李慕真和刘淑英等同志。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本书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编辑出版,是与国内许多人口科学工作者的热心协助,尤其是中国学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对此谨致以深切的谢意。再者,本书由于编辑时间仓促和篇幅所限,还有不少很好的文章未能收入,在编辑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指正,以便日后补充和修改。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六月

目 录

前言	(iii)
关于人口科学的几个问题	许涤新 (1)
研究人口理论 控制人口增长	吴斐丹 (8)
试论人口规律	冯立天 (15)
从食品资源看我国现代化后所能养育的最高人口数	宋 健 孙以萍 (25)
关于人口普查的几个问题	戴世光 (35)
人口规划的优化分析	官锡芳 (40)
我国 1973—1975 年居民平均期望寿命的统计分析	戎寿德等 (49)
外国人口普查概况和特点	王维志 徐绍雨 (59)
中国人口与国土经济开发	孙敬之 李慕真 (64)
从十亿人口出发建立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战略思想	田雪原 (71)
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	董如兵 徐天琪 (78)
论人口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制约	王向明 陈玉光 (83)
探索解决北京市人口问题的途径	孙敬之 李慕真 (90)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	吴友仁 (96)
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化——兼谈我国的都市化道路	魏津生 (105)
论计划生育与民族繁荣	张天路 (113)
对世界外籍工人分布状况和形成原因的初步分析	孙敬之 (121)
从生态学看人口问题——人口生态学初探	夏伟生 唐仲篪 (129)
优生学的历史与未来	卢继传 (136)
优生学与产前诊断	孙念怙 (144)
一门新兴的科学——计划生育学	肖振禹 李广元 (150)
节育、婚晚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	张立中 (156)
我国的人口政策	崔凤垣 (160)
墨西哥的人口政策	顾鉴塘 (167)
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	杨学通 (171)

乾嘉丁口繁庶发微——兼考封建政权的户籍制度·····	蔡尚忠 (178)
江苏省海门县人口自然变动调查分析·····	顾杏元 杨士泉 (183)
农业包产到组后计划生育工作如何开展——四川省绵竹县计划生育工作 调查·····	长 文 欣 海 (188)
北京市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专题讨论综述·····	(191)
* * *	
附录:英文文摘·····	(197—231)

关于人口科学的几个问题*

许 涤 新

一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时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会不断产生出，并且正好是比例于它的力量和数量，不断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越于资本平均价值增殖需要，从而过剩或者过多的劳动人口”¹⁾。他又进一步指出：“劳动人口在他们生出资本的积累时，将会按愈益加大的范围，生出各种手段，致使他们自己变为相对多余的人口。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一个人口规律。事实上，历史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都有它的特殊的历史上适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不过存在于历史上没有受过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²⁾。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人口科学，提供了一把开门的钥匙。

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是对立的，矛盾的。两个社会制度下的人口理论也必然是不相同的。我们决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的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人口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否定了人对人的剥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³⁾。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口的增长或控制，将不复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与人们相对立，而是将被人们的自觉的计划所掌握，“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⁴⁾。

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就是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人口计划化的必然性。我认为这种必然性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概括说来，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以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当然包括生活资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物质财富的生产还受到不很高的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还受到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财富还未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的限制；同时，还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越发展，技术有机构成越高，其所需要的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量就会逐步减少。基于上述原因，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就不能仅仅从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做艰苦的工作，而且还必

* 本文是作者 1981 年 2 月 21 日在全国第三次人口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本书刊载时略有删节）。

1) 2)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692、694—695 页。

3) 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79—280 页。

须从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方面做艰苦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两种生产一起抓。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漫无限制地让人口急速增加,必然会把每年增长的物质财富,被新生的人口所消费,从而必然会使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目的受到影响,以至难于实现。因此,漫无限制地增加人口,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一种严重障碍。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出发,人口增长的计划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要求我们对于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全面地加以掌握。

如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发生作用。本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早就存在着比例关系,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因而,从整个国家来说,按比例、有计划都没法实现。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或者说,在国民经济各种成份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着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才有可能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人们有可能把社会生产同社会需要联结起来,有可能根据社会的各种需要,按比例地去制订生产计划。在这里,所谓社会需要,归根到底就是作为消费者的人的需要,因而人口的增长,必然要同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既然使人们能够实现物质再生产的计划化,那么,它也就能够使人类本身的再生产实现计划化。人口的增长如果失去了控制,那么,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就必然会被打乱;从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就必然会失去平衡。由此可见,人口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中一个重要侧面,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比例关系。这就证明: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出发,人口增长的计划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人类自身生产的增长必须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互适应。

二

现在,谈一谈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一些有关的理论问题。

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和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员和团员要以身作则,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带动全国人民,从现在起,用30—40年特别是最近20年的时间,普遍地实现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关系到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作为人口理论工作者,有责任使用我们的理论武器——马列主义,来为党的这个人口政策和措施服务。现在,我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控制人口增长,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是会为我国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但是,在认识上,还有一些人对此仍然会有抵触。在旧社会,“多子多孙”被认为是一个家庭的福运;在解放以后的新社会,则又存在着“人多好办事”的说法。从表面来说,人多固然好办事,但也不一定“好办事”。如前所说,人是一个生产者,又是一个消费者。作为生产者的人和作为消费者的人,是对立的统一。如果只看见他(她)作为生产者的一面,而忽视他(她)作为消费者的一面,对于人口问题就会得出片面性的结论。事实证明:人口增长

太快,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

由于30年来,我国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年龄构成轻,人口总数已近10亿。这种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

(一)总人口同生活资料的增长,明显地表现了两者之间的失调。从1952至1978年的26年间,我国消费基金增长2.9倍,平均每年增长5.4%。同期,人口增长66.7%,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额,只增长1.3倍,平均每年增长3.2%。每年新增加的消费额,有60%左右是用在满足当年新增加的人口的需要上;用在满足原有居民需要的部分,只占40%左右。这种情况证明,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人口增长过快的限制。我国有些产品的产量,如煤炭、粮食、布匹等在上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按人口一平均,便落在人家的后面了。如按人口平均粮食产量只有美国的20.8%,只有西德的74.8%,只有法国的38.6%。有些经济作物,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还有所降低,例如1978年平均每人占有的棉花为4.52斤,比1952年降低0.2%;平均每人占有的油料为9.5斤,比1952年降低26.9%,人口的急速增长,使生活资料的增长,难于同它保持平衡。为了使人口的增长同生活资料的增长之间保持大致上的平衡,一方面固然要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在另方面,有必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如果不是这样,生活资料的供应将会越来越紧张,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也会越来越受到限制。

(二)如果不控制人口的增长,那么劳动适龄人口同生产资料的增长之间也必然会发生不相适应的矛盾。目前,我国一个工业工人技术装备大约为10,000元,而从1952至1977年,平均每年新增固定资产不过200亿元,全部拿来解决就业,也只能吸收职工200万人,可是1966年以后新增加的劳动力(解放后出生的),平均每年在1,700万左右,比1966年以前新增加的劳动力(解放前出生的),平均每年多出500万。按照这个速度来看,到1990年每年平均新增加的劳动力仍在1,450万以上。1979年和1980年安排了1,000多万人就业,待业矛盾有所减轻。但是,如果每年待业的人数继续维持在1,450万的水平上,待业矛盾不仅难于解决,而且会越来越尖锐。这种情况证明了我现阶段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不仅如此,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随着技术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对于熟练劳动力,特别是对于掌握科学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对于不懂科学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的要求,则越来越低。这样,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将会出现相对减少以至出现绝对减少的趋势。这种情况下要在现代化企业中,每年安排1,400—1,500万待业青年,困难会越来越大,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我们固然要广开就业门路,但若不控制人口的增长,我们将会长期地没法摆脱这种被动局面。这种情况,也证明我国现阶段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在农村,人口不断在增加,而耕地面积,由于工业企业和公路、铁路的发展,由于水土流失和沙化的不断扩大等原因,逐步在缩小。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将愈来愈突出。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已从解放初期的每人2亩减至目前的每人1.57亩;东南沿海一些省份,每人平均只有几分地。耕地在减少,人口在增加,这就必然出现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面积越来越缩小的现象。1952年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是9.3亩,1977年降到5.1亩。农业劳动力在一些地区,如广东的一些专区,已经出现轮流出工或

妇女不出工的间歇待业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提倡家庭副业,提倡专职造林、保林,发展渔业、牧业等等,但是,如果不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四个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就没法不受到障碍。这种情况,也证明我国现阶段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三) 人口质量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之间的比例失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仅必须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而且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社会主义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就是说,必须提高“人口质量”。

当前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约 520 万, 占总人口的 0.5%; 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人, 占总人口的 22%。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 5%;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 41%。1978 年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只有 9 人; 在校中学生只有 692 人。这种情况, 如果同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相比, 是落后得相当可怕的, 即使如此, 师资、校舍、教学工具等等, 都还显得相当紧张。

除了教育方面的问题之外, 住宅、卫生、交通等公共事业也都呈现紧张。这些方面的紧张, 当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 多年来, 我国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 积累所占比重, 较诸消费所占比重要大得多; 在积累内部, 生产性建设的投资, 较诸文教、卫生、职工住宅、公共交通等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也大得多。与此同时, 全国人口在解放以来的 31 年间, 却在成倍地增长。这就必然引起教育、住宅、卫生和交通公共事业的日益紧张。在这里, 教育事业的不足, 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德育智育的发展; 而住宅、卫生以及营养等方面的落后, 则影响儿童和成年人的身体素质。在这种情况下, 要提高我国人口的质量就会发生困难。

人口的急速增长, 使国家难于为提高人口质量提供条件。这就是说, 在我国当前这种情况之下, 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 同人口质量的提高, 是尖锐地矛盾着。如果不坚决地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 我们就很难谈到提高人口的质量。这种情况, 也证明我国现阶段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人口急速增长所带来的困难和矛盾, 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直接和间接地受到牵制而难于大步前进。面对这种情况, 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三

在社会主义制度里, 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 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 明显地存在着必要性。那么, 有没有可能性呢? 无论从理论上、从实践上都证明: 对人口增长进行计划控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恩格斯早在 1881 年给考茨基的信中, 就这样说道: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 当然是存在的。但是, 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 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 那么正是那个社会, 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¹⁾。恩格斯这一段话的意思, 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低级阶段), 人们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 对人口的增长自觉地进行控制。如上所述,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既然使我们能够实现物质生产的计

1)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 第 145—146 页。

划化,那么,它也就使人类本身的再生产有可能实现计划化。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控制人口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是有计划的;其二是自觉地进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里,限制人口是各干各的,是在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当然谈不到计划。而在我国,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则是在国家的整个计划下进行的。这是我们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突出的区别。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的控制人口,是人们对于自身再生产的自觉行为。当然,这种自觉行为是不会自发地产生的。这就是说,实现人口控制,不仅需要在社会保险和安全避孕等方面逐步做大量的工作,而且需要我们对群众做细致而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这种长期的、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能够使广大群众对于控制生育,从不自觉变为自觉。而这种转变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既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又是人民的眼前利益。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又说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¹⁾。事实证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密切地联系着的。离开了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就谈不到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离开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人类就没法生活下去,延续下去。因此,两者之间必须相互适应。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来说,它必须适应物质生产,特别是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由于生产资料基本上实现了公有化,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实现物质生产的计划化;同样,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与教育,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计划生育,也就能够见诸实行,并逐步取得预期效果。

我国的实践证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是收到了效果的。我国在七十年代以前,人口出生基本没有控制,因而,人口出生率,每年平均达30%以上;而在同期,人口死亡率下降很快,婴儿死亡率下降更快,因而人口的自然增加率,从1950年的19%,提高到1965年的28.5%。自从开展控制人口的工作以后,人口的出生率就逐步下降了。197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3.4%,1979年下降至11.2%,9年的时间自然增长率就降低一半;从绝对数来说,在这10年间,全国累计共少生婴儿5,600多万人。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目前,已有四川、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西、河北、浙江等8个省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到10%以内了。根据这种情况,控制人口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可能的,是能够实现的。

据初步计算,从目前开始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方针,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可能控制在12亿以内,那时人口自然增长率可能降低到零。这是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之家”生活水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

实行控制人口,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会不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呢?我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们应该承认,这个措施是不可能不带来一些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是能够逐步加以解决的。

有人忧心忡忡,担心将来因人口“老龄化”,会出现劳动力和兵源的不足,被抚养的人口增多,甚至出现两个劳动力养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即所谓四二一的比例关系的问题。情况会不会达到这么严重程度呢?

关于“老龄化”问题。据我国人口问题研究工作者测算的数字,在本世纪内,“老龄化”问题很可能不会出现。因为当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以上是在21岁以下,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5%。当前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是相当小的。至于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20—30岁的人,要成为老人,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换句话说,在本世纪内的20年,我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不存在着“老龄化”,不存在劳动力、兵源不足以及抚养人口骤然增多等问题。在21世纪的头20年,这些问题也不严重。

关于劳动力和兵源,也不会出现急速下降的问题。现在我国约有5亿劳动力,预计20年后,还要增加到6亿;这就是说,到21世纪初期,每年还会增加1,000多万个劳动力。这就是说,劳动力(和兵源)不但不会在这20—30年内出现缺乏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期间,还会继续增加。只有在30年后,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才有可能缓和下来。到那时,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措施,有可能不宜继续下去。这就是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之后,平均生育率有可能、有必要作适当地调整,作适当地提高,做到人口总数相对地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

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要到40年后,一些家庭才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乏照顾的问题,但不一定会固定地出现四二一的比例关系,因为新陈代谢,老人是总不会在家庭中固定地占着七分之一的。老人身边缺乏照顾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包括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也存在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解决老人身边缺乏照顾的问题,有着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有利的条件。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已实行退休制度。有了退休制度,老年人就有条件得到照顾。当然,仅仅给予退休金,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有住宅的问题,生活服务的问题,和看病住院的问题。只有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老有所养的问题,才算落实。

至于集体所有制职工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现在还没有实行退休制度。根据当前的情况,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同全民所有制相比,并无逊色。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它们所能提供的社会保险基金,将会不断增加。如果在集体经济中工作的职工或社员,每月(或每半年)从工资或工分中提出一定量的货币,作为“保险储蓄”,把社员和集体经济中职工的保险储蓄,同集体单位所提供的基金,合在一起,也可能成为集体职工和社员年老的养老金,这当然要以集体经济的发展作为条件。只有妥善地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才有实现的基础。

对于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要给予应有的重视,不仅在入托、入学、就医、招工、招生、城市住房和农村宅基地方面要照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而且要使家庭和托儿所、学校合作,克服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的不良习气。做好独生子女的德育、智育和体育工作,这是保证我们的后代,在各行各业中能够挑起担子,继承上一辈的事业的严肃的任务。

要在我国做好计划生育的工作,必须对群众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如果群众的思想

不通,控制人口的工作就很难办好。例如,只看见人是生产者而忘记人同时又是消费者的片面看法;例如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口问题“自然解决”的观点;例如旧社会留下来的“多子多孙”、“重男轻女”的落后的传统看法,等等,如果不加以说服,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工作,就会遇到阻力,而难于迈步前进。

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计划生育是国家和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因而必定会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因此,看见这一工作的困难一面,就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同时,对于计划生育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也是错误的,也是不容许的,因为简单粗暴的办法,只能给这一工作带来损失和破坏。

五

人口科学是一门边缘科学,确切地说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有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生态学、优生学、教育学等等。从而人口科学的本身也包括许多侧面:如不同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及其理论问题;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关系,即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关系问题;人口思想问题;人口政策与计划生产的关系问题;人口统计与人口预测的问题;农村人口与农业现代化问题;城乡人口的教育与就业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问题;人口地理问题;等等。这次会议所收到的论文,对于人口科学的各个侧面,几乎都有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使人感到十分高兴的事情。

不过,我国的人口科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比较起来,经济发达的一些国家,在人口科学某些方面的研究上,可以说是走在我们前面的,而在人口统计与人口预测方面,这种情况更加突出。

由于社会制度之不同,我国的人口科学必然要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说,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人口科学,在人口规律、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等方面,在立场和观点上,必然同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的人口科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也就是说,我国从事人口科学研究的同志,是有着广阔的天地,足以驰骋,足以钻研的。进一步从各个侧面去研究人口科学的光荣任务,正在等待各位同志!

研究人口理论 控制人口增长

吴 斐 丹

一

人口问题似乎是到近代才产生的,人口理论研究似乎也到近代才受到人们的注意。实际上,人口问题从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关心,并且是国家施政中的重要部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夏尔,就曾在他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财富的生产,不过是扶养人类,满足他们的欲望,发展他们的身体、智能、德性活动的手段。”接着又说:“关于人口增殖的研究,往往被说成是近代的事。但是概括形式的研究,在世界的一切时代,都曾引起思虑深堪的人们注意。”¹⁾ 确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中外古代以来的思想家的著作,来说明人口问题理论的发展。

从我国历史来看,早在二千几百年前,就有孔孟的主张增殖人口、重视人口品质的思想;有荀卿的“兼人”(招徕移民)之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²⁾ 差不多同时也有墨翟的“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注意人口蕃殖的观点,并且分析情况,提出增殖人口的政策³⁾。另外方面,也有韩非不同意孔孟、墨翟增殖人口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多,财富不足,生活困难,是社会不安的根源,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⁴⁾ 这两种不同的关于人口的思想,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

我国的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分布极为不均,所以很早就有均民之说。如宋之叶适,他认为人口众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但还须使人口在地域上能够平均分布。人口过度密集的地方,有地狭人稠,生活困难的弊害;而地广人稀的地方,也只是狐兔虎狼成群,不适于人才的锻炼培养,因此主张把过度集中地方的人口,移居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实行移民辟田,垦荒实边,可以增加税收,巩固边防⁵⁾。

我国古代不仅有人口问题的论述,而且还有人口政策和人口统计方面的丰富资料。如《周礼》中关于男婚女嫁,保息安民,就是在安定中增殖养民方面的规定⁶⁾。杜佑的《通典》中,有《户口人丁论》,从历代的人口资料得出结论,认为沉重的租税负担,阻碍人口的增

1)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h. IV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P. 173.

2) 《荀子》议兵篇。

3) 《墨子》辞过篇。

4) 《韩非子》五蠹篇。

5) 叶适:《水心别集》卷二,民事篇。

6) 《周礼》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的规定。

长,因而主张降低赋税,以免人口因逃税而减少¹⁾。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户口考》中,研究了历来的人口调查,法国比奥特对此有很高评价,并称其为“政治统计之父”²⁾。马端临指出:由于重赋苛役,使户口调查得不到确实数字。并且认为人口的品质比数量更为重要,人品不好,虽多无益。到近代则有洪亮吉(1746—1808),他通过分析中国历代人口资料指出,由于租税使人民不敢实报人丁,使历代人口统计失去真实性。他比马尔萨斯更早地提出:如果没有任何阻碍,户口的增加一定快于生活资料³⁾。近百年来,我国讨论人口问题的著作就更加多了。

在西欧,情况也是如此。古希腊的立法家,认为人民是民族最重要的元素,主张采取奖励人口的立法。但大思想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不主张人口的无限度增加,希望维持一定数量下的静止状态。亚里斯多德曾经这样说:“最完善最美丽的国家,就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过一定限度的国家。”并认为居民少,难于自给自足;而人口过多,又难于维持秩序。所以“城市国家人口的最适当的限度,是包括最大数目而能自给自足,而且不因此而难于管理。”因此“子女数目永远应当限制。”⁴⁾

在以后的西欧历史上,虽然两种思想都存在,但一般说,因为天灾人祸,人口死亡率较高,执政者总是对人口减少感到悲观,以种种方法增加人口。但另一方面受宗教的禁欲主义和哲学上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颂扬独身生活,甚至有人说:“宁可人类灭亡,也非过独身生活不可。”与这种思想相对抗,又有反对禁欲主义的思想,主张打破自私主义,鼓励结婚,并对多育者予以津贴。在中世纪虽然宗教的势力很大,有人在维护贞操的号召下,劝人实行宗教的独身,认为合乎道德的独身优于结婚,是全善全美的最高生活;但同时也有人认为人口一定要增加,人口最多的国家最繁荣,甚至攻击亚里斯多德的人口可以维持在一定数目上的论点。

到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济上产生了重商主义思想,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靠剥削劳动者,扩大生产需要有较多的劳动者;扩大市场,掠夺殖民地,需要增多军队,于是采取了过去所没有的积极地奖励人口政策,鼓励结婚生育,从轻处理奸通,收容私生婴儿,歧视不婚独身,限制向外移民,结果使人口迅速增加。工业革命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对于劳动者的需要却随之减少,使失业者人数很快增多,发生了城市贫民问题,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这样就产生了要求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各种思潮。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失业和贫困的原因并非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而是由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缓慢,而人口的增长很快所造成。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失业和贫困,是资本家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劳动成果的必然结果,并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人口问题所出现的新情况,掌握人口发展的规律,为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

1) 杜佑:《通典》中户口人丁篇认为经济发展则国富民安。

2) Ed. Biot: *Memoire sur la Population de la Chine et ses Variation*.

3) 洪亮吉:《洪北江遗书》。

4)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四章。